

## 第三日

——关于生物艺术的一些思考

撰文：黄梅

本文发表于《艺术商业》2018年9月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这样就成了，神称旱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事好的，就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着种子的草蔬，并结着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土地发出了青草和结着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这段话是年幼时的Neri Oxman（内里·奥克斯曼）从外婆阅读的希伯来语的《圣经》上习得的，她虽然不是来自于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但是这段话一直以来对她的影响很大，也是她作为一名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灵感源泉。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疑问从人类起源开始就有了，从最早的敬畏、到后来的信仰、再到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摧毁直到现在的重建，我们一直在探寻着这个议题。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尖端的科研技术进入前人无法想象的认知和美感边界。用给比约克做无皮面具的奥克斯曼的建筑作品来对比举例：两个相貌相似的圆顶建筑，却有着极度对比的设计文化。第一个建筑由上万个钢铁的原件组成；而奥克斯曼的作品，则是由单一的丝线构成的。前者是合成品，后者是有机创造。一个被强行融入本不属于它的环境。一个则是由环境而生。前者是人造物，后者是自然本身。奥克斯曼向我们展示了她是如何创造这个建筑的：她和她的团队把一条白蚕装入有多个微型摄像头的白色立方盒子，白蚕随即开始织茧，多方位的摄像头随即记录了白蚕织茧的轨迹。轨迹被计算机助手分解后传输给机器人画图，机器人持笔即在白纸上画出所有的轨迹记录；之后这种轨迹再被3D打印建成模型，然后开始投入实物修建。





她的另一个为Iris van Herpen在巴黎展示的时装设计项目，这些衣服乍看像是人类的第二层皮肤，虽然外皮坚硬，腰部却柔软可以轻易的弯曲。设计的它们灵感由人类的细胞和皮肤而来，不仅透气而且还可以吸收声音和分散人体不同位置的的压力。通过和3D打印公司Stratasys合作，奥克斯曼印出了这些完全没有缝隙的裙子和斗篷。她说，她希望这些衣服以后可以作用来弥补或者增进人类的生理局限。



这很好的阐释了生物艺术的理念：我们，母亲，与自然。大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说，他看着原始雕塑的石材，他看到一个想要挣脱束缚的体态。艺术中，活的不仅仅是形与动态，同样也有材质。如今的艺术已经不满足于现成取材，我们想要创造新的材质，正如《圣经》中所说的，各从其类，层层延伸，取于自然而使自然收益。这看似是宗教理论，实为科学和哲学的普遍真理。中国老子也在《道德经》中说：道法自然，即「道即是自然」，或《易经》所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自己了解天理，顺从自然，就会变的很吉利。」

生物艺术最早是从亚文化切入主流文化的，但它已经成长成为实践艺术的先锋，人类未来的期盼。其抽象和先进程度使之不容易被接受，就如当年英特尔internet在普及之前所遭受的批评。人类总在创造和想象，把想法变为现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生物艺术和其衍生品聚会充斥我们的生活。

现今已经有很多尖端研究小组和先锋美术馆愿意去拓展和展示相关作品。「Biodesign Challenge」《生物设计挑战》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生物设计挑战小组成立于纽约，是一个只有五人团队的小组。这个小组筹集资金，向全世界的在校大学生发起“生物设计挑战”。这是一个在公开平台的竞赛，被选出的杰出竞赛者可以来年去纽约参加展览。这不但鼓励了年轻人对于生物艺术的研究，对自然的关注，也变相的支持了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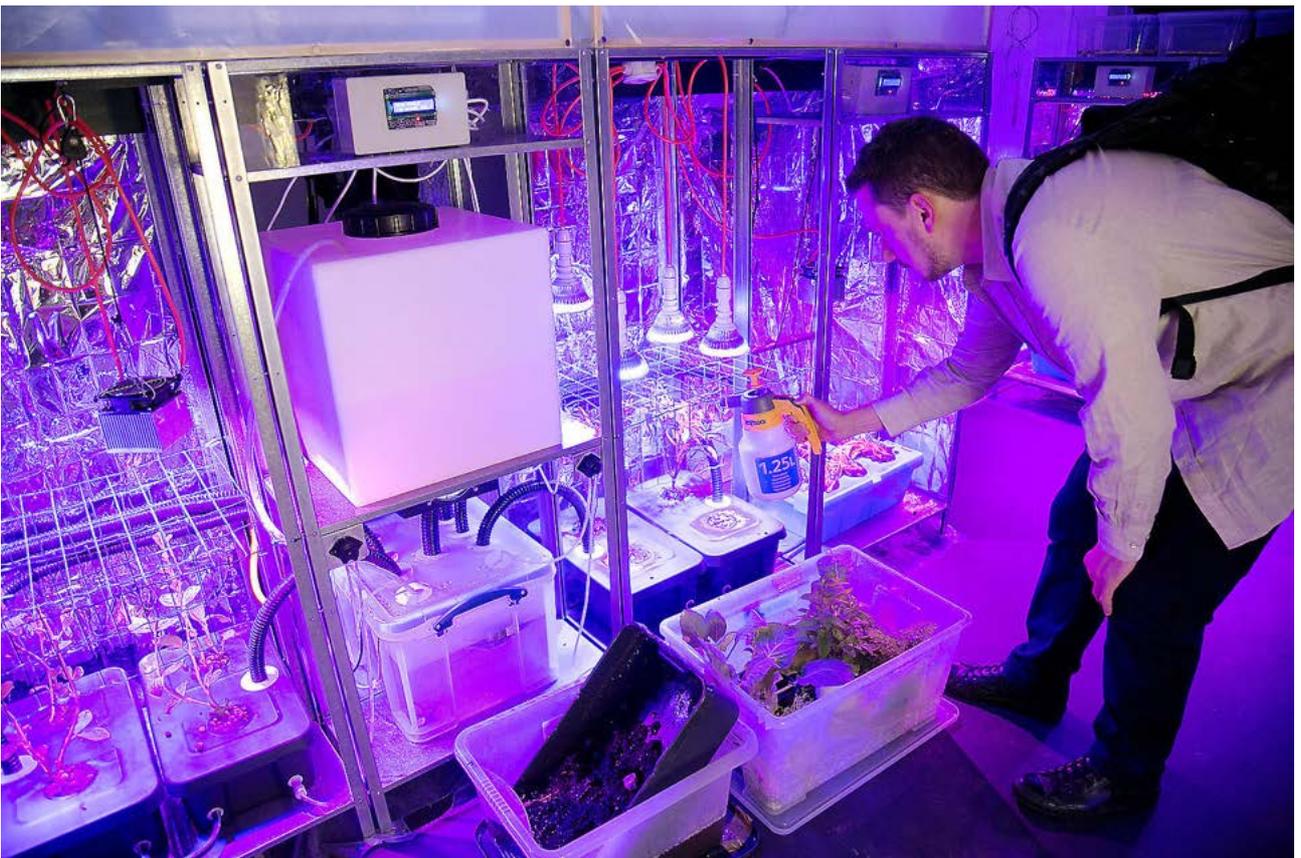
Biodesign Challenge 海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HY-FI, The living」《击掌，生命》，是纽约MoMA PS1的有机建筑项目。这个看似如心脏血管的三支空心塔实际上是有蘑菇菌和有机生产废料合成制成的。MoMA PS1 一直对生物有机建筑材质情有独钟，他们也在不停的研发出对于环境有利的可回收性建筑材料。MoMA团队将有机废料如木渣和芦苇杂质放在大小仔细考量过的塑料立方里，并把蘑菇菌培育在这个方块里以生长和加固这些杂质。五天后，这些培育后的有机自然材质每一块已经可以抵御成十吨的重量压力，而且十分轻便环保，当之无愧为未来的新型建筑材料之一。这个“蘑菇塔”虽然形态怪异，但是已经完美的融入了美术馆门前的环境。美术馆的观者在这个建筑之中纳凉，小息；也有现场音乐会在蘑菇塔周围举办，蘑菇塔被打上了黄橙橙的光线，充满生命与动态，变身为演唱会的一处亮点。



「HY-FI, The living」 《击掌，生命》 1、2，图片由MoMA PS1提供

除了设计和建筑之外，当代艺术中也陆续有了生物科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实践作品。近期的一个展览「Despres de la fi del mon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在世界完结之后》就很好的诠释了生物艺术的中心精神。这个在Center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Barcelona (CCCB)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的展览用生物艺术为媒介向观者们阐释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未来全球气候变化。



展览涵盖了九个篇章，每个篇章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围绕着全球气候变暖的议题。走在展览空间中，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深处在云端俯看大地的形状的摄影，有时又被奇形怪状的草皮培育物包围。或是发现自己在伦敦一家充斥着粉色的暧昧光线的大型公寓装置中，收听着世界末日和物种灭绝的广播，公寓被自我种植培育的盆栽植物所环绕，而这粉紫色的光也不是为了调情——这是模拟紫外线，一种室内培育作物的新科技光种。因为如果环境再继续这样恶化下去，2050年后的室外气候已经不再适合任何有机作物的生长；而这个看似充满科幻色彩的装置，说不定也会变成现实。



《在世界完结之后》展览现场1、2、3，图片由CCCB提供

展览中最喜欢的作品要数Rimini Protokoll「芮米尼·珀杜客」小组的作品“Win > < Win”「赢 > < 赢」了。观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工作人员要请进一间灯光昏暗小黑屋，每次只有约10人；当你坐定之后，戴上耳机，音乐声响起，灯光熄灭，一个透明的，充满着水的圆形装饰逐渐浮现在眼前。你可以听的到水泵抽水的隆隆声。定睛看着装置，你看到无数个水母开始漂浮和游动在水中，是真是假却是未知。耳边的声音告诉你，水母是全球变暖独特的产物，如今这个水中眼镜蛇借着温暖的气候已经从深海游到近海。（如今去海里游泳肯定避免不了这种生物，尤其是地中海，水母蛰伤犹如烧伤般可怕，而且疤痕是永久的。但若干年前却极少见。）声音问你若干问题，要你在黑暗中冥想比划答案，你照办或沉默。之后灯光突然调试，你看到水母装置的另一端居然是另一批观众在对挥手你微笑，原来自己的面部情绪和比划的答案已经被别人知晓。你也被告知将在下一波会看到其他观众的答案和对自然的思索，看到他人的答案和别人对你答案的反应，这使你心灵震动，迫使你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Win > < Win” 图片由CCCB提供

我们身处在Anthropocene，通俗的翻译过来就是「人类时代」。人，作为地球占绝对主导的生物，人的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星球和物种的命运。在这个时代中，艺术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改变人类对科学、自然和生物的认识和判断吗？有人认为是消极的「艺术不可能影响科学，它只是扮演辅助的角色」，而《在世界完结之后》的策展人候赛·犹伊斯·范·文斯特却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艺术是能影响科学的，总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向导，告诉人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存和自然共处。”他又加倒：“人的最高价值就是在于去想象，并把想象变为现实。”我想这大概是生物艺术核心理念吧。

生物艺术在硅谷和很多先锋艺术欧美机构和大学如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大学) 新媒体艺术实验室，或荷兰生物实验室等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投资与发展，这关乎于欧美的社会认知和环保观念：他们愿意去偿还在工业时期对环境犯下的罪孽，为后代环境造福。而且“环保”

「Eco」这个词已经在欧美年轻人中变为了很酷的词汇，与“健康”一起变为了当代嬉皮士的准则之一，在欧美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但很显然，生物艺术在中国落户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第一是物质社会标准风气和政策支持，第二则因为这是一个长线高风险的投资，回报一般都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对于期待短期高回报的部分投资者来说，他们并没有耐心，就更别提改善环境的决心了。比如很多国内的私人企业，与其购买技术向高科技生产，低碳和排放方向改良，他们倾向把工厂迁到塔吉克斯坦这一类的低成本地区，继续实施上一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这与思维方式极其有关，而艺术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观看多年前的影视和书籍作品，我们会发现，那时的想象到如今基本上都成了真。我出生在没有网络的时代，现在的生活和我年幼时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知识的累积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生物艺术呢？这些看起来充满未来色彩甚至有点怪诞不经的作品会走多远？我不知道，或许有朝

一日，我们可以生活在“银翼杀手2049”的科技情境中，穿着如第二层皮肤的衣服，穿梭在纯生物构造的大楼里，与虚拟机器人谈着恋爱，可是，这些中的很多已经发生了，不是吗？